

◇含英咀华

大唐风华 千古绝唱

闲谈唐诗中的「田园」与「边塞」

□ 梁晓芳



古人乐山好水。东晋名士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赋上一曲《归去来兮辞》，挥一挥衣袖，毅然离开了混迹一十三年的朝堂，消失在宦海浮沉中，归隐于庐山脚下，过起了晴耕雨读的生活。“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作为山水田园派的开山鼻祖，陶诗恬静悠然，守拙归真，充满了烟火气。他的诗，不是泛咏山林，而是把稼穡躬耕的乐趣都跃然在纸上。即使“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也无所谓，人世冷暖，红尘百态，在这茫茫旷野之间，哪一件还值得烦扰？

与陶渊明一样，大唐也有一派山水田园诗人。这些诗人身经国济世之能，胸有大展宏图之心。只是面对朝堂纷扰，放不下高洁的品格，不愿醉心于争名逐利。有的功名无望徒劳而归，有的不忿官场向往自由。这些失意给了诗人寄情山水，回归自然的理由。山花烂漫也好，寒江独钓也罢，都是为郁郁不得志的情愫寻找一个避风港湾。

争名莫若归去，这是唐朝诗人的情怀。杜甫在经历数载颠沛流离后，在成都浣花溪畔建了一座草堂。春暖花开时，来到江畔散步赏花，写下“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李白晚年访历名山，在安徽宣城独坐，写下了“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接连被贬，悲愤与怨艾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与其说这首诗写了茫茫天地间孑然一身，独钓寒江雪的老翁，倒不如说是勾勒了他身处的现实环境，流露出心灰意冷的感情。世家公子韦应物，年轻时豪纵不羁，闯荡江湖多半生，纵使世事百般辗转，最后也浪子回头，过上了闲居生活。暮年在滁州西涧，悠然山水间，写下了“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唐朝寄情山水的诗人不胜枚举，但能继承陶诗衣钵并发扬光大者，惟“王孟”二人。“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一首家喻户晓的《春晓》作者就是孟浩然。孟浩然一生游历江湖，写遍各地山水风光。他的山水田园诗清新自然，超凡脱俗，在流派纷呈的盛唐时代里占据了第一席之地。李白视他为挚友，“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一首《赠孟浩然》把他“迷花不事君”隐士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其实，孟浩然并不是真的与世无争，他天资聪颖，才华自在话下，年轻时也效仿先贤，四处云游，谋求“兼济天下”的功名。四十岁时，他吟唱着“何当桂枝擢，归及柳条新”，北上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以实现自己的凌云之志。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科举考试屡试不中，这对恃才傲物的孟浩然来说，显然是个打击。尽管有些心灰意冷，但孟浩然仍留在了长安城，与众多名士交往，企图能借好风之力，扶摇直上青云。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王维。王孟二人可谓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王维作为唐朝大学士，经常金銮殿待诏。王维的田园诗有陶渊明的风范，更加纯粹且理想主义十足。他身在官场，却整日想着归隐终南山。所谓现实中越被束缚，幻想中就越想得到，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据传有一天，孟浩然去拜访王维。二人相谈甚欢，唐玄宗忽然驾临。王维乘机向唐皇引荐。孟浩然不知是紧张还是脑子抽筋，写出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触怒了玄宗，惨遭罢黜，郁郁之中只好选择在空幽的山林里遁世。轰轰烈烈的理想被彻底碾碎，真是让人扼腕的一件事情。

和孟浩然一样，大多数朝堂失意的诗人，最终都选择了田园牧歌。而远在大唐的边塞，却是另一番大气磅礴景象，在这里，诗人的吟唱更像雄浑的军号，吹的历史热血沸腾。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塞外最高远、最悲壮的风光；“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是将士渴望建功立业、破釜沉舟的勇气；“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是万里别家，多年不归的思乡之情；“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是连年无止境的战争背后的残酷与艰辛。这些边塞诗，从金戈铁马到塞外风光，无一不交织着英雄气概和儿女柔肠。于是，在广袤的边疆，我们对于这个最意气风发的朝代有了全新的理解，也对这些熠熠闪光的诗人有了更多的认知。

王昌龄，二十七岁赴河陇，出玉门，赴边塞。一首《从军行》出手便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他的诗，既有对边塞风光的描绘，又有对戍边将士情感世界的悉心捕捉。在凉州，在边关，有征夫就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奋勇。在江南，在闺中，有思丈夫的妻子，也就有了“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的悲泣。

高适，安东都护高侃之孙，二十八岁走上军旅之路。高适性格豪爽，恣意纵酒行游天下，笔下也透露着一股猎猎风雷的劲儿，其著名的《别董大》足见风采：“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以往唐朝诗人的送别名篇，总是婉转缠绵、欲说还留。高适则不同，《别董大》有一种慷慨激昂的情绪在里面，这种对待友情的坚定与信任，在渭城浙浙沥沥的朝雨中显得弥足珍贵。

与高适齐名的诗人叫岑参，塞外旖旎的风光给予了他开阔的眼界和别具一格的灵感火花。尤其是入幕北庭后，他的报国雄心得到极大激发，他用笔墨将大量热血和豪情挥洒在西域的奇山异水中。无论是“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的悲壮，还是“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无奈；无论是“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的动荡，还是“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的戎马生涯，还有最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都有着丰富的画面感和新奇的阅读体验。这是岑参对边塞生活细致入微的描摹，也是他浪漫主义的幻想。

纵观中国文化历史长河，唐诗的流派纷呈，精彩异常。无论是田园山水间的自在洒脱，还是大漠孤烟中的恣意昂扬；无论是漫天飞雪里挥刀斩敌的壮志，还是雨夜深闺中思君不见君的哀怨，都成就了大唐的风华。千年之后，那些旖旎风光和离人愁绪，那些战场硝烟和久违家书依然深深浸染着这片广袤的土地，成为我们民族荣耀和爱国热情最好的吟咏。

◇写序琐记二

吃透文本 提炼升华

□ 梁镇川

为朋友的著作写“序”，首先必须仔细研读，“吃透”文本。只有认真领悟，才能明了文本的精华，从而概括、提炼出文本所固有的，且被你慧眼发现、进而开掘升华的观点来。

为人物传记写序，深感其难，尤应反复阅读传记，认真深钻细研。一般来说，传记大抵是写此人一生业绩的。要对人物一生的丰功伟绩做出概括、评价、评论，何其难也！何况传记作者已经对人物功绩写出了皇皇巨著呢！要知道，被“传”的人物，是非同一般的名人；写“传”的作家，又多是高手名家。要站在高手写出的非同凡响的人物的几十万字传记之上，写出三五千言的“导读”来，其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既不能人云亦云，重复高手的内容；又不能浮皮潦草，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文



◇诗词坊

樱桃园小记

□ 吕世豪

有一首歌唱道
樱桃好吃树难栽
春天时 蛋子果然
就栽了三亩樱桃
有乡里技术指导
樱桃树都活了
樱桃园绿旺旺的
人见人说好 好看
蛋子撩腿躺在地头
嘴上吐着烟圈 在想
来年樱桃挂果时
地头定要搭个茅棚
只是不知产量和行情怎样
正在云里雾里之时
正好有村人路过
且嘴上恰好哼那曲儿
幸福不会从天降
蛋子慌慌打住念头
赶紧站起来
拉上锄头 匆匆
钻入树间锄草去了

再上黄桷岭

□ 吕世豪

一段古长城 身背一群石头
翻山越岭 踽踽走来
终于困了 停住脚步
静静地蹲在金锁关前
像一个披老羊皮袄的牧羊人
引领一群不会说话的石头放牧
啃光青草的石头卧在他膝前
看牧鞭把风雪撵下山去

在阴影中藏匿的山寨
那里便是天下苍生
店家 车马 和吆喝的守关兵勇
已经走马灯一样退出历史
记忆 一盏摇曳中的昏黄
早被陈年的山风吹灭
赶路者也许是一介白丁
但烽火台 却是一部厚书

一段长城 背负一群石头
越千五百年历程 喘喘而来
沿途也不断与石头相遇
所有的痛都揣在心中
最终用一把金锁挂上关隘
让远去的风 在视线中沉沦
每年初夏 石头都会醒来
随即撒落一坡金针花的风景

◇收藏·紫砂壶三

紫砂壶简史

□ 雒元元

“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曾经几次登临古阳羨——宜兴之后，留下这样的诗句。其中的“紫泥新品”就是指宜兴特有的紫砂泥料制作而成的紫砂壶。但是宋朝关于紫砂壶的历史多见于诗文中，且鲜有宋代紫砂制器流传于世，所以究竟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青箬旧封题谷雨，紫砂新罐买宜兴”，明代文学家、画家徐渭徐文长在其诗句中明确地提到了在宜兴紫砂壶。据考证，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正德年间，由一位叫作供春的书僮仿照一颗银杏树的树瘦形态制作而成《供春壶》，从此紫砂壶流行于世，特别是在文人雅士之间广受追捧，供春也就被作为紫砂壶的创始人载入史册。明代紫砂壶大家从供春开始，传及时大彬、徐有泉、李仲芳等，皆有佳作传于今世。

“直并控砂妙，还夸肖物良。清闲供茗事，珍重比流黄。”清代文人冯念祖在《无锡宜兴茶具》中对于宜兴紫砂壶之赞赏，文人品茗之乐溢于言表，可见当时宜兴紫砂的盛行。这一时期，紫砂壶制作工艺杰出代表人物以陈鸣远、邵大亨等最负盛名，经典器型有鸣远南瓜壶，大亨仿古、掇只等。清代中后期，文人与紫砂艺人的交往日益频繁，并将书法、绘画、篆刻等艺术与紫砂器制作相结合，成为一时风尚，其中陈鸿寿（号曼生）设计铭刻，杨彭年、杨凤年兄妹制作的“曼生十八式”文人壶最为引人注目，影响深远。

“仰见提璧泛春华”，这是2019年宜兴高考理科状元的高分作文题目，文中描写了看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布衣壶宗、紫砂泰斗顾景舟制作的《提璧壶》之后对于紫砂壶的理解和人生感悟。宜兴紫砂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了城市的文化名片和支柱产业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的紫砂七老艺人：任德全、吴云根、朱可心、裴石民、王寅春、顾景舟、蒋蓉等，承上启下、薪火相传，为新中国紫砂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之下，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现当代紫砂代表人物，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徐秀棠、徐汉章、汪寅仙、吕尧臣、周桂珍、李昌鸿、鲍志强、顾绍培、何道洪等也都继承和发扬了紫砂传统文化，桃李满天下，紫砂艺术欣欣向荣。



闻正荣作品《石瓢壶》

断片·是日已过

□ 李牧

101岁时成为畅销书作者。古语云，“大器晚成”，的确是用无数例证浓缩出来的精华。

当然，“大器早成”的也很多，可惜“器”成了，命就不久了。亚历山大大帝，建立横跨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33岁，走了；项羽，灭大秦，封诸侯，霸天下，大小72战，所向披靡，33岁，走了；霍去病，17岁率800铁骑出征，大破匈奴，横扫祁连山下，24岁，走了；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25岁留下千古名篇《滕王阁序》，走了；李小龙，创截拳道，导、演四部半电影，都是经典，其对现代音乐、电影、武术、哲学、服装、舞蹈、街头艺术、跑酷都有深远的意义影响，33岁，走了；莫扎特，重要并定义了欧洲古典音乐的天才，35岁，走了；……

走得虽迅速，功业已大成。更多的梦想，自然没有这般宏大高远，却也是自己心中的星空大海。临走之际，

若能如他们那般安然微笑：吾梦想已成。那么，彼时的欢愉满足，又有什么分别呢！

我忽然顿悟，人来世上，一定是有梦想要去完成。年龄不是关键，梦想才是。梦想实现了，之后的时间，便属多余；梦想未完成，过去的时间，都是在准备。

然而，我在准备什么呢？为什么我脑中一片空白，只余淡淡的惆怅。我怀疑，我的一段时间被封了。否则，我怎么会忘掉《墨九手札》的密码呢！以至于十几年间，我只能像个游客一样，在门外来来去去，阅读着博客最后一篇文章，其开篇就是：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

但曾经的后花园里的蛇紫嫣红，依然还在那里，那时候的每一个日子，想起来，都让人微笑。

◇诗词坊

晨思

□ 李峰

清晨。推开窗户
一只喜鹊在枣树枝上
鸣叫，我把它理解为
向我问早安
连续几日，我在窗内
它在窗外，我们就
就这样简单地结缘
鸟鸣就是一个红娘

其实，每件事物都在用不同的方式与我交流，向我示意，而一江春水之下，那些前朝旧世，仅仅是顺流而下的过客。

被绑架的日子总是伤痕累累。一声鸟鸣就是一朵花开，小草里有大地的谦卑，如果眼睛有深藏一条河流，漂游的是枯叶，一望无际的是比窗户更大的天空。

◇三川河随笔

前日聚会，因着朋友知己在座，自然开心，酒不觉就多了。酒酣之余，又一次移步《墨九手札》。《墨九手札》是自己十几年前的新浪博客，那真是一个阳光明媚、欢心舒畅的地方，醒酒、慰藉，来此俱是良方。

有几年时间，我一直徜徉在《墨九手札》这个后花园，直到某一天忘掉密码。我一直很惊讶，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激情澎湃，每天都有写不完的文字，诉不尽的衷肠，妙语灵感处处都是，不像如今，头脑干涸得如龟裂的河床，唯有在酒酣之后，淡淡地回想一下那灿烂的去。

我曾经的一个梦想，就是写好文字。写好文字，重要的是练习，不断地练习，熟能生巧。卖油翁说“无他，唯手熟尔”，实际上也是天下写文章者成功的至高原则。当然，宇宙中，任何时候，都不乏例外。这例外，自然是天才之流，灵光一闪，绝世美文出现。尼采写《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只用了短短几天，不眠不休，一气呵成，便成哲学巨著；李白《将进酒》，酒后趁醉，大笔一挥，就是千古绝唱。曾经的梦想，止步于想，而无行动。想着想着，梦就在不知不觉间枯萎、消散，容颜却已慢慢苍老，萎靡如秋风中的荒草，在晨露中遥想着当年的风华正茂。

戏剧惊天地，泣鬼神，艺术魅力和对社会人文的巨大作用。”

“元代戏剧家关汉卿不朽的《窦娥冤》，以民女窦娥含冤被斩而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的感天动地的魅力，纵贯古今几百年，移植剧种几十个，令无数观众潸然泪下。戏剧的影响力何其大也！”

“许石青先生的一部现代戏《三上桃峰》，一夜之间，搅动天下，遭到口诛笔伐；他的一本古装戏《下河东》，一夜之间，轰动京华，传遍全国，人们赞誉不绝。如此大悲大喜、大落大起，在中华大地掀起轩然大波，在中国戏剧史上树起两座不朽丰碑。是机遇，还是幸运？是偶然，还是必然？作为一个戏剧编导，一生能有一现代、一古装两部经典大作，惊动朝野，影响全国，可谓难能可贵。如此跌宕起伏的戏剧人生，在中国戏剧界，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真真令人高山仰止，丰碑瞻之！”

精心撰写的这几段文字，把所“序”的当代戏剧家许石青，与历史上的戏剧大师关汉卿、吴晗、常香玉等相提并论，且紧紧围绕“戏比天大”加以论证，足以自圆其说，令人信服，从而也就唤起读者领略全书的兴趣了。

八岁时，父亲送我去上学，我不想上。父亲说了句，走吧，我就乖乖地跟在了屁股后边。我怕上学，更怕父亲，说不上为什么。

九岁时，我去看父母所在的生产队劳动。在一片宽大的陡坡地上，父亲的吆喝声尤其响亮。父亲把着犁，像没见过纸张的学生在稀罕的白纸上倒着写字，一行一行写得满满当当。父亲头上扎着羊肚子手巾，挽着裤管，光着脚丫，一手扶犁，一手挥着牛鞭，姿势潇洒，动作熟练，我很欣赏。我去时，地已犁了多半了。我踩着松软的泥土往未犁的方向跑。父亲看见了，不让我上去，让我回去写作业。我不听，想体验一下扶犁的感觉。我喘着气走近要扶犁，父亲一脚把我踹得在坡上打了一个翻滚。我趴在地上稀里哗啦地嚎着不动身，好像企望有人替我着急为我难过。父亲放下犁俯冲下来，一牛鞭又抽在我屁股上。我被蜜蜂蛰了一样，赶紧连滚带爬护着屁股跑回了家。从此，我更怕父亲，怕得不敢再叫他父亲。在我的记忆里，好像只在结婚时才当面响亮地叫了一声爹。

父亲初小毕业就跟上生产队开始挣工分，家里张嘴的多，没办法。父亲是牛把式，还给修河坝队做过饭，蒸得一笼好馍，搓得一案好黄米面糕。父亲还会编筐子，集市会上换几个钱。父亲人勤心灵活不多，长工短活逢人抢。

上初一时，老师鼓励我们订报刊。我想订一份《语文报》，三块钱。母亲说，家里的钱要留着买化肥。母亲不给我钱不走。父亲赶着牛去犁地，让母亲给了我钱快滚蛋。母亲给我钱时，我看见父亲的牛鞭高高地举起却落在了牛背上。无辜的牛负痛细碎碎着四蹄一路小跑，扛着沉重犁铧的父亲紧随其后，羸弱的身影就很快消失在曲里拐弯的山路上。

为了供我们上学，父亲农闲时带着严重的风湿病下了村前的矿井去挖煤。下井前要吃几片一种叫强的松的激素药，上井回来通常还要挑一担煤。爷爷有一天路过我们学校，摆摆着手走进教室找到我，嘱咐我说，娃呀，你爹三块石头夹一块肉，你要好好念书啊！同学们笑，我也傻傻地笑着把爷爷送出了教室门。

上初二时，我的一篇习作不意被发表了在湖南的《少年作文辅导》杂志上，还有稿费七块钱。父亲捧着我爱成铅字的文章反复端详，最后又把那七块钱放到我枕头旁。

我快升高三时，父亲做了急性阑尾手术，还不满百天，就下了井。就在那年，上初二的老二学了坏，书几百页丢光，还学会了抽烟，最后逃了学。母亲知道了，打骂不管用。父亲跑进牛棚抽出了牛鞭。高高举起的牛鞭还没有落下来，鞭杆却紧紧攥在老二手里头。父子二人厮着屁股在雪地里厮扯着，直到鞭杆断为两截。我看到父亲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大冬天瘫坐在雪地上好久不起来。父亲不怕牛，却怕牛脾气的老二。老二后来当学徒没学成，回来就跟了父亲一起去挖煤。父亲有时劝老二，要不行了去念书？老二昂着高傲的头，单腿荡着节拍，把流行歌曲《小芳》里的两句唱成：谢谢你给我的提醒，今生今世我不后悔。

父亲的牛鞭没了，但牛还是很听话。父亲随便拿个树枝晃几下，牛就跑得哒哒哒。其实牛鞭很多时候就为捧个响，父亲舍不得打牛，尤其是听话的牛。村人们说父亲这人不简单，打得响鞭赛说话，一鞭就给村里抽出第一个大学生，也让咱穷山窝飞出了金凤凰，要不是鞭杆断了，说不定那一鞭下去又是一个大学生呢！然而，努力挺直腰杆的父亲却再也听不到了。

父亲的牛鞭没了，父亲也没有再说话。那年，我家老二刚成家，老三才十四岁，我的二姑娘才刚会叫爷爷。捧一把黄土轻轻添在父亲的坟上，叫一声我的爹呀，不争气的泪就开始扑簌簌地流啊流。

三川河